

底层实录
卷二

不掺假底层故事
当事人亲口讲述
释放心灵的负重
坦白自我的隐私

谈 什么 别谈 爱情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底层实录

谈什么别谈爱情

麦 冬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谈什么别谈爱情/麦冬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2003. 4

ISBN 7—5008—3030—0

I. 我… II. 麦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25264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邮 编: 100011
电 话: (010)82075934(编辑室) 62005038(传真)
发行热线: (010)62005049 62005042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: 2003 年 9 月第 1 版
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: 260 千
印 张: 8.5
定 价: 19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边缘人生

3 那猪狗不如的日子

蛇头一旦成为这个小小王国的统治者，就可以任意剥夺男人的生命，夺走女人的贞操。“人蛇”们为了活下去，只有臣服，将人的一切尊严踩在脚下。

10 捞妹阿珍

捞妹阿珍总是变着花样穿着“迷你”性感超短裙，将她那自豪的、令男人们忍不住要多看几眼的白皙丰腴的大腿尽量多地显露出来……

14 他在临刑前歌唱

初时那两个女孩不理他，他像阿 Q 调戏小尼姑，人家不理他就更来劲，声音更大了，语言更放肆了。

20 征婚征来个女骗子

“不知道你是不是男人？”我听出了她话中明显的挑逗意味，便扑过去，她完全不想躲避。她肤白如脂，触摸着令人销魂蚀骨。

29 杜鹃啼血

“把皮带解开！”杜鹃这才知道，躲是躲不过这一关了，这才慢吞吞地解开了牛仔裤上的皮带。少妇的羞涩，又使她使劲地提着裤子，不使它掉下去。

44 荒唐传销梦

一位西装革履、风度翩翩的男士走上讲台，他



的第一句话就是：朋友们，你们干什么来了？台下如雷的应答是：挣钱！

50 风尘女阿玲

50 的哥哥 20 的妹，手拉手进夜总会。千儿八百的消费“刹刹碎”，只要小妹笑声儿脆。

58 故事的开始很美丽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她苏醒过来，发觉小毛子已不知去向，而艾皖正赤条条睡在她的身旁。她浑身酸痛，下身更痛得异样，她顿时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她疯狂地去捶打身旁的男人，他却没有醒。

65 都是“花心”惹的祸

一名花心男人欲娶“二奶”，却中了他人精心编织的连环记，导致爱女及小妹被人拐骗及强奸。

75 活出真正的自我

奶奶把文胸往自己胸前比一比说：“戴这个多丢人啊？把奶子弄得高高的。”我笑得喘不过气来；“奶奶，你落伍了，现在的姑娘哪个不是把胸弄得越高越好，有的还动手术垫高呢。”

84 人生不归路

彩凤最瞧不起的人就是伴舞小姐，她鄙视那种靠卖身挣钱的女人，她发誓即便当乞丐或是饿死也不会去舞厅坐台。然而，她最终还是走上了这条路……

94 母亲之死

一个残疾人心中留下永远难以抚平的伤痕，那个雪花飞舞的夜晚，他的母亲死在了他的怀中。

100 我和舞女做邻居

三位舞女昼伏夜出，院里有一位作家邻居，看到了，记下了她们特殊的故事。

110 天上掉下来的女儿

一天下午，他又找我去谈话，一直到下班后还不让我走，将我关在他的办公室，他强行脱我的衣服，幸亏那会儿有人敲门，他才没有得逞。

真情永在

125 爱情，还给那个勇敢的人

我直视了他一分钟，然后走了出去。一个没有勇气承认爱或不爱的男人，连怜悯都不值得给予。

131 尊严

你和我结婚，是为了解除内心的寂寞，找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丈夫，也可以满足一下你的虚荣心；而我和你结婚，则是出于对你的感激和报答。

136 短信情缘

在初秋的深夜里，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他发过来的信息，直看得自己泪流满面。

142 好男人变得更快

我突然觉得心不再痛了，相反感到一种极度的幽默，仅仅因为第三者是一个博士后，不是一个头脑简单年轻貌美的女人，我的老公就觉得自己与那些“低等生物”有着本质的区别吗？

149 就这样被征服

我坐了下来，避开了葛夫人的目光，看着窗外的车来人往。动听的钢琴曲回荡在餐厅中，我却时刻准备着迎接狂风暴雨的来临。奇怪的是，葛夫人不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注视着我，不再说一句话。这种沉默让人压抑窒息。

155 聚散都随缘

这时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，我隐隐期待会是邵浩，却是志俊，瞬间我明白了自己的选择。志俊在



电话中说很想念，虽然知道已是夜半，可还是忍不住打一个电话，志俊的呵护永远是那么周到，也永远是那么没有生气，他不明白，我不可能再被一些简单的细节感动得像一个春天的小孩了。

161 苦酒，用一生去品尝

他顺势把我搂在怀里，我挣扎了一下，却被他全身散发的阳刚气息迷惑得不能自己，瘫软在他的怀里……从此，我的生活失去了光彩。

168 青春不解风情

我多想拉住她的手，我多想亲吻她的唇，但我是一个自卑的男孩，我错过了一次次机会，女孩终于离我而去，至今我仍然孑然一身。

176 我将去向哪里

我想到自己在地铁里继续地游走，做着幻想当中的旅行，原来等待的不过是一双有力的手，带我从现实巨大的旋涡中脱离，离开这个像纸盒一样没有生命力的城市。

181 无奈的忘年之恋

几场爱情都没有好的结局，我开始绝望。这时，一位大我8岁的女人走进了我的生活。

186 徘徊在新旧之间

爱着两个男人，到底该选择哪一个，我面临着生命里最大的抉择。

192 无缘天空

“在街拐角开一间小小的酒吧，名字就叫辛西娅。”这是当年我们一起憧憬过的。她，一个人实现了这个梦，而我，和别人结了婚。

197 爱情不需要哀求

我已经找到了新工作，试图忘了她。可这都是徒劳，我还会整晚想她，甚至凌晨4点还给她发短



消息……

203 他们让我当囚鸟

我与威仍然是白天的情人。很快，我就察觉到了他的花心，因为即使与我在一起，他仍然会在电话中肆无忌惮地与人“打情骂俏”。

209 在出轨中迷失

他来了，非常坚决地告诉我：你很漂亮，没有人能不喜欢你，可是我不会爱你，因为我的爱已经全部给了另一个人。

214 游走爱情

我是一个地道的北京女孩，决定在上海生活，完全是为了翔。

220 爱与电影

那时候，大家一边给苹果树剪枝，一边聊天，他一个人在唱歌，“小时候有个梦想，从来都不曾忘怀，找个世上最美的新娘……”我觉得周围突然静下来，天空特别明朗，回荡着他的声音，干干净净的声音。

商海颞浪

231 漂亮女人闯商海

在山本的住处，我们又聊着。他忽然一把抓住我的手：宁小姐，你太漂亮了，又有一种高贵的气质，我简直被你迷住了。答应我的要求，我马上在合同上签字。

243 在俄罗斯街头寻梦

一天中午，一个年纪较大一点儿的警察坚持要看我的护照，我将包里的两件工艺品都送给他也不开绿灯。没有办法，趁他稍不留意，我撒腿就跑。

251 梦在南非

an shen mo
ie tun ai ding



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煎熬，我终于不顾一切地登上了回国的飞机，不管别人用什么眼光看我，我必须回去。两手空空。

257 我闯京城影视圈

“快脱呀，演员小姐！真难想象，拍个广告都紧张的女孩子，若让你拍床上戏会什么样，中国人真是不开放！”不等导演把话说完，那个法国男人便在我后面暴叫。

an shen mo
de tan ai qing

边缘人生

bian yuan ren sheng





那猪狗不如的日子

——回首太平洋上的人蛇生涯

口述：安尼，女，28岁。

我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口腔系，假如我安安稳稳在国内当一名牙医，日子也能过得舒坦，但我天生是个不安分的人，出国去寻求新生活一直是我的梦想。但很可惜，我家里没一点海外关系，查遍祖宗八代哪怕拐弯抹角沾亲带故一丝丝的也没有，我自己又不争气，连着考了几次“托福”，都没过关。

然而，有一天我们医院内科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医生突然找到我，说他有一个朋友在福建一带专门负责组织人偷渡到美国，假如我愿意，他可以替我安排。我一听是偷渡，心里就有些打鼓，虽然我想出国的意愿十分强烈，但是我也听说过偷渡的危险，如被蛇头敲诈勒索，如船沉人亡，如被美国移民局遣送回国……这一切令我不寒而栗。然而思前想后，我发觉自己要出国，走别的道都没门，偷渡是惟一之途。我提出让他同他朋友商量一下把价格降低些，我实在凑不出他们要求的3万美金，他慷慨答应了，代价是那个晚上我跟他开了房。尽管如此，2万美金对我来说仍然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，没办法，咬紧牙关，东挪西借吧，最后总算凑足交齐了。

男医生带我飞离了成都。

同行的还有一个女孩，叫美红，跟我一样，也是男医生联系的一个偷渡客。

到了福州，男医生把我们交给“蛇头”陈哥。两天后的深夜，我和美红被人从熟睡中叫醒，登上了一条船，从此便开始



了一个多月的“人蛇”生涯。

我和美红住的那个船舱里堆满了轮胎，虽然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橡胶味，但我们俩还是睡得很香。

第一天过得还算平顺。第二天下午，我们被带到了另一个船舱，与其他的“人蛇”挤住在一起。那间船舱太小了，小到几十个人如果坐着的话，还能有些空隙，假如躺下来，那就只能皮沾皮，肉贴肉了。更要命的是，我们13个人中间除8个女人外，还有5个男人，女人们谁也不愿意同浑身散发着汗臭的男人挨在一起，事情明摆着：只要一躺下来睡觉，就会与他们中的一个紧贴在一处，这叫人如何忍受？经过一番讨论，我们几个女人总算达成一致：大家轮换着睡那个与男人紧挨的位子，一天一换，谁也甭想逃过那份罪，谁也甭想占便宜。

我们还遇到了一个大麻烦，那就是船舱里没有厕所，而门已被“蛇头”从外面锁死，无论大家怎样喊叫，始终没人搭理我们。内急的人被憋得在船舱里团团转，可是船舱太小，已容不得人在舱里“方便”。这时有人发现了一个碗口大小的孔，不知是用来通气还是用来排水的，有膝盖那样高。几个男人高兴了，因为他们对着那个孔就可以解决问题，而女人们却只能望孔兴叹。最后还是美红想出了个办法，先将小便解在自带的小盆里，然后再从那个孔里倒出去。这个方法很快在我们8个女人中流传开来。人在那种状态下真是没有办法，连羞耻也顾不得了。

到了晚上，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，那就是如何解大便。倒是一个男人情急中憋出了一个办法，先把大便解在一张纸上，之后再裹起来，从那孔里扔出去。这方法也很快在男女“人蛇”中推广开来。

为打发船上漫长无聊的时间，我们打扑克，聊天，头一天除了解大小便的问题让人难堪外，倒也不觉得日子特别难熬。可是，当太阳逐渐西沉，船舱里愈来愈暗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变得忧心忡忡了。已经整整一天了，除了早上把我们这些人归到



一起的时候，蛇头和他的手下露过面，此后就踪影全无，即使我们都快把船舱盖敲穿了，也没人理睬我们。

由于没人给我们送吃的喝的，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我们个个都又饥又渴。从头天夜晚到现在，我们已整整 24 小时滴水未饮，粒米未进。

那天晚上，我嘴发干，唇发苦，喉头不停响动，吞咽唾沫，我平生第一次感觉那样的渴。口渴得实在没办法的时候，我忽然想起我的行包里还有四个苹果，那是我离开成都的前夜，母亲硬塞进我包里的。妈呀，你太伟大了，您怎么这样有先见之明呢？我急忙从包里拿出两个苹果，自己吃了一个，另一个给了美红。吃完一个苹果后，我感觉还不解渴，很想再吃一个，但顾念到其他人啥也没吃，我强忍着欲望，打消了这一念头。

事实证明，我当时没吃第二个苹果，是一次多么多么正确的选择。

第二天，直到下午，才来了一高一矮两个船员模样的人，提着水和面包。见有人来了，还带来食物和水，舱里的人都很兴奋。狗杂种们，终于想起我们了。

大家纷纷向船舱门涌去。谁知隔着船舱盖，那个高个子船员对我们说：

“水 5 美元一杯，面包 5 美元一个。”

众人一听全愣了，随之便炸锅一般骂蛇头和船员不是人，比黄世仁南霸天还甚，简直是勒索。惟有美红叫住了他们，从口袋里掏出 50 美元，说她买两杯水两个面包。那个矮个子接过美红递过来的美钞，举在嘴边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嘿，看来就这小姐懂事，实话对你说，你算走运啦。”

我们当时都不明白他说的“走运”是什么意思，只是觉得这简直是在喝我们的血，吃我们的肉。

那个矮个子把 50 美元钞票装进兜里后，对美红说：“没钱找你，就卖给你 6 个面包和 4 杯水吧。”



之后，这两个人提着剩下的面包和水一摇三晃地走了。听着他们远去的脚步声，一舱人一时间都有些发愣发傻。

美红把水和面包分了一份给我，早就饿急了的我们便坐在一个角落狼吞虎咽起来。不过，这种在几十双饥饿的眼睛注视下吃东西的滋味并不好受。有一个我们一直叫她“小不点”的16岁的昆明女孩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们，一双黑亮的大眼睛扑闪扑闪，令我顿起怜悯之心，我便将面包和水分了一些给她。

不过几分钟，我们3人就将6个面包和4杯水狼吞虎咽了个精光。

第三天天刚亮，就有人嘀咕：实在受不了啦，无论多贵的食物和水都要买啊。然而，等我们想买的时候，却没人理睬我们，我们又被饿了整整一天。

第四天，那一高一矮两个船员又来了，手里仍然提着面包和水。他们人还未走拢，船舱里的人已自动排好了队，并且手里捏着美元，准备毫无怨言地购买那些日思夜想的面包和水。

那个高个子船员炫耀地把面包和水放在舱门口，然后提高了嗓门对我们说：“面包10美元一个，水10美元一杯。”

这时我才明白，那天那个矮个子为什么说美红“走运”，与今天这个价比起来，美红可真是走了“大运”。对高个子说的价，大家只是相互看了看，再没人提出任何的抗议。我们默默地掏钱买面包和水，有几个饿急了，刚一接过面包，就整个儿塞进了嘴里；还有两个人身上没有美金，只好摘下金银首饰和手表，换上几个面包和几杯水。

又过了几天，水和面包涨到20美元；再过了几天，又涨到了50美元。这时候，即使那几个身上带了较多美金的人也支持不住了。

不知道是我们上船后的第几天，高个子船员一个人走了过来，手里仍然提着面包和水。他对我们说，由于现在船上的食物和水存量都已不多，所以现在水卖100美元一杯，面包100美元一个。最后他还说，即使如此，也是限量供应。



听了他的话，没有一个人动，不是我们不想喝水，也不是我们不想吃面包，实在是因为我们已口袋空空，一文不名。

高个子船员见没人动，知道我们已被榨取干净，就对我们说：“有一个办法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愿意？”

听他说有办法，所有人都强打精神竖起了耳朵。

高个子突然淫秽地笑了起来，说：“这个办法只对女人有效。”

他停了停，笑声更加狂浪：“如果有谁愿意，陪我们睡上一觉，一次可以得两杯水和两个面包。大家想想，这可价值400美金啊，在岸上，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事？”

他话刚落，有两个女人就站了起来；接着又有一个女人跟了出去。

过了不到一个小时，有个女人被领了回来，她手上捧着水和面包。进了船舱后，她没同我们任何一个人搭话，自顾自走到船舱一角，旁若无人地大吃起来。这时候，“小不点”轻轻爬到我身边，有气无力地对我说：

“大姐，明天我也出去，我一定要给你和美红姐弄些水和面包。”

望着她天真无邪的模样，我当时真想放声大哭。

第二天，高个子船员刚一露面，不待他说话，女“人蛇”们就纷纷自动站起来，并不是她们愿意献身，而是她们需要活命的食物和水。

“小不点”走在最前头，她那张稚嫩的脸上透着一股坚定的神色。看着大步向高个子走去的“小不点”，我心里难受至极。这时，美红碰了碰我肩膀，我同她对视了眼后，便同时站起身来，跟在了那些女人后面。我跨出舱门的时候，回头望了望船舱，只见那几个男人可怜巴巴地蜷缩在船舱的角落，失神的双眼无奈地瞪着我们。

刚跨上甲板，一阵和煦而咸湿的海风扑面吹来，所有的女人都情不自禁畅快地舒了一口气。在船舱里关了不知多少天



了，突然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看见蓝天白云，那种感觉真是美妙无比，惬意无比。然而，这股畅快仅仅是一眨眼的工夫，不知从什么地方呼地涌出了一大群光膀赤膊的水手。他们围着我们兴奋地发出狼一般的号叫。叫了一阵后，忽然安静下来，随即自动闪开一条道，这时我看见了那个自我们上船后就再也没露过面的蛇头陈哥。

干干瘦瘦的陈哥走到我们面前，也不说话，一对阴鸷的眼睛把我们每个人都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一遍，突然用手指了指我。我知道，我被他挑中了。

那个矮个子挑中了美红，连扯带拉地把她领了去；至于“小不点”，我没看清是谁带走了她……

我回到船舱的时候，感觉舱里的气氛很压抑，男人们的脸色都十分阴沉，有几个女人在嘤嘤啜泣。美红附在我耳边，轻轻对我说，有一个男人饿死了，他的尸体被扔到了海里。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他就这样不明不白永远葬身在了太平洋海底。所谓“兔死狐悲”，从这个不知名的男人的死，我们似乎都看见了自己日后不祥的命运。

或许正是这个男人的死，倏忽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，蓦然间明白了我们这些“人蛇”其实共同着一个命运——该要同舟共济，互相帮助才是。于是，女人们纷纷把自己用身体挣来的面包和水拿出来，分给那些素不相识的男人们。男人们的心情却很沉重，他们只喝了一点水，吃了一点面包。

这时我发现“小不点”的面前堆着比其他人多得多的水和面包，而她面对这些面包和水，却不吃不喝，一动不动，脸色惨白，双目忧郁地呆呆地望着船舱一角。我走到她身边，用手扶着她双肩。她转过头，勉强冲我笑了笑，示意我吃面包和水。见我没有动作，她伸手拿起一瓶水，硬塞进我手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“小不点”被四个水手轮奸了，所以她才得到了比别人多的面包和水。

后来的日子，我们便靠身体换取食物和水来维持。不知过